

《妙法蓮華經·序品》之十二

彌勒菩薩生疑

遠參老法師主講

釋迦佛現在想講《法華經》，在未講之前，就做出一套奇特的所謂神通現相，現在看起來就是這三件事——雨花、動地、放光。如果單單是講這三件事，就不算得是什麼了不得的驚奇，最大問題就是放光照於東方無量無邊世界，其世界中一切的好、醜、凡、聖所有形相，法會大眾都看得清清楚楚，甚至連因果如何也看見。此事豈有不是值得我們覺得奇怪？

大眾所見又不能盡講，他們當時看見的，可以算是盡見。他們是全部見到，可以全部講出來嗎？那是不能的。既然是不能，只好總括講少許就算了。我們後來的人讀經，就可以知道經文未講盡，怎能把所見之境說盡？即使是我們所見到的境，也都無法講盡，都只是總括幾個重要部分。

下面講另一與此事有關的事情，就是講彌勒菩薩對於此事有所疑惑。彌勒菩薩認為：佛現瑞相，必有所為。這是彌勒菩薩意中所思之事。

佛放如是光，動如是地，散如是花，就不能說無所為。如果是無所為，可以說是遊戲嗎？若說遊戲，佛一直以來都不講遊戲。你當作遊戲來講，此事就完全講不過去。

另一種人，另一種眾生，可以說是遊戲，怎會沒有遊戲？我們也不可以說遊戲不好。講到遊戲，大家歡喜玩一玩，就沒有什麼實際的結果，這就算是遊戲。大人有遊戲，小孩固然更有遊戲，世人沒有誰會說自己不遊戲；就算畜生裡也有一部分喜歡遊戲，不過，畜生的遊戲能力很簡略，人的思想豐富，有各種遊戲；難道佛也是與我們一樣，也喜歡講遊戲？如果佛都喜歡講遊戲就很麻煩了，因為佛不講遊戲，就是志在令人相信他所講的是真實，做的是真實，他本人是一個真實的人，應該是怎樣就怎樣的人。你現在見到他奇奇怪怪，以為他在遊戲，這就不可以。所以彌勒菩薩，就決不能說佛現瑞相屬於遊戲的那種作用，一定是有大所為。

「爾時彌勒菩薩作是念：今者世尊

現神變相，以何因緣而有此瑞？」

彌勒菩薩心裡已經受到一種這樣的煽動，如果不是有這些事情去煽動他，他又不曾作如是念，決不會無緣無故出現這樣的念頭。所謂「法不孤起，仗境

方生」，要有境才引起。現在引起什麼？引起他的疑惑。

有人以為這裡的經文沒有講疑惑。我們真是糊塗，他說「何故而有此瑞」？即是疑惑。何故者，事必有因。

有人又以為這裡沒有講「何故」。其實，這個「何因何緣」，即是何故，現在作為「何故」來講。下面彌勒菩薩問文殊菩薩都是這樣：「導師何故？」他也是用「何故」兩個字，叫做因緣。

「何因緣」即是自己不知，但事出必有因。講有，是佛一定有所注意。我們是糊塗人，怎能知佛何為？但是我們又想明瞭，想知道一下。大家如果想知道，就要耐心等待，如果有就有，沒有就沒有。

彌勒菩薩不是這樣，如果說到等待，他又嫌太遲，他想早些知道而得歡喜。此事好比你有過分的希望，你又不知，又想知道，又想做，這就有點過分，但也不是完全過分。

彌勒菩薩又有什麼辦法？他又想找一個人問，看看誰的智慧比我高，智識比我廣，此人知道就會為我們講一講。現在想找哪一位呢？我慢慢尋找，找到再來請問他。彌勒菩薩在自己猜想之間，就說：

「今佛世尊入於三昧，是為不可思議現希有事。」

一定是有一件不可思議之所為。「今佛」者，就是指釋迦牟尼，他「入於無量義處三昧」，現出這樣的事，他一定有所為，「是為不可思議」。

「為不可思議」者，此事很大問題，我們是不能思議；將來現發出來，我相信那件事是不可思議。他未現發，現在想現發。想發，又做出什麼來讓我們看見，讓我們有所感覺，令我們略為留意，一定是這樣做。

因為這樣的做法，我們就加了「為」字，本來原譯的經文「是不可思議現希有事」，就沒有這個「為」字。這個「為」字是天掉下來，還是地生長出來？這個字不是天掉下、地生長，乃是修改經的人加上去。

（有人認為：）「這就不太好了，怎可隨便加一個字？」

一定要加一個字才容易讀，如果不加多一個字就很生硬：「今佛世尊入於三昧，是不可思議，現希有事」，這句子簡直不容易讀。

（有人或會說：）「你就說不易讀，人家個個都是這樣讀。」

即使順順溜溜去讀，也是講不通，如果是照文字來講，就說「入於三昧，是不可思議」，這個三昧不可思議，就不是為了一件什麼事不可思議。那個三昧不可思議，就現出一件這樣的事情，這件事情，我現在覺得，真是稀有。「現希有事」是這樣講嗎？

當然不是這樣講，沒有這樣的道理，亦沒有這樣的文法，硬要這樣講，只是照字講字，照文講文。有些地方可以這樣講，但不是盡有所有都是這樣講；若是這樣，真是「依文解義，三世佛冤」！這就很難講了。

講到文，文有其意，但文又不能盡其意，又有什麼辦法？你看文就可以知其意。如果要文盡其意，加一個字就會變得好很多；若不加一個字，簡直就會解作另一種意思。好比電車軌、火車軌，若一不妥當，車就會出軌，你應當要調較準確。所以這裡一定要加一個「為」字，是佛之「為」，佛為一件大事，很難思難議的一件事，所以現在就現出的這樣的瑞相，令我們作一種推想的用心。

彌勒菩薩現在推想到什麼？他似乎是想不到。既然想不到，搞那麼多做什麼？

人的心是活動的，不是死的。他推想不到，就會想第二種方法，他會請問人，會請教人，就能釋除疑惑。

「當以問誰？誰能答者？」

彌勒菩薩很想搞清楚，「當以問誰」？於是他慢慢去尋索「誰能答者」？他目光四射，望向法會裡周圍的一切，首先是著眼在八萬菩薩那一部分尋找，竟然找到一位值得他去問。是哪一位有什麼長處被他注意到？

「復作此念，是文殊師利法王之子，已曾親近供養

過去無量諸佛，必應見此希有之相，我今當問。」

文殊菩薩地位高，「法王」即是佛，他是法王子。法王子有很多，所有佛教徒都叫做法王子。雖然所有佛教徒都是法王子，但裡面有親切，有不親切。怎樣才叫做親切？他的道德各樣都充實，就是親切，肯做特別難做的佛事，就是親切。他修行的日子很久，故被稱為法王子。因此，彌勒菩薩注意到文殊菩薩。

而彌勒菩薩也是有相當地位的人。他有什麼地位？他是一生補處菩薩，在釋迦佛入滅以後，他將來在此世界成佛，這即是有成佛的資格。這樣的人很難得，他肯去問那個人，兩個人都差不多，一個問者，一個答者。彌勒菩薩很會尋人，尋找到文殊菩薩，他說：文殊菩薩曾親近無量諸佛，見過此瑞。「希有之相」就是「希有之瑞」。不過，這句話講得有點生硬，說他見過。

我就認為：不應該說他見過，他即使沒有見過，他也會知，怎可限定要見過？你以為他是我們普通人，要見過才知，未見過就不知？故這裡不是只講見過。

你可以這樣講：「文殊菩薩親近供養很多佛，必知此稀有之相。」應該用「知」字，不要用「見」字。

假若從前未有見過，那就簡直無話可說，一定要見過才可以講。這些不是硬說的話，「知」字表示你是有知識、智慧大的人，你現在就可以見；並不是說過去已曾見過很多佛，不是這樣解釋。

有人認為：這裡是講「見」，就是見現在釋迦佛的稀有之相。

此事又不合道理。這個「見稀有之相」，誰都見，你以為只是他見，真是笑話到極點。

他「必應見」，但你又不見。所以就應這樣講：「必應見此不可思議……」不可思議，就是佛所為，必應見到此相，「為」不可思議。

這樣講就妥當。（彌勒菩薩認為）：這種人一定是有很大智慧、很有知識才會見到，我彌勒雖然是一生補處菩薩，我也見不到。

（有人或會說：）「你是一生補處菩薩也見不到，他文殊菩薩又不是一生補處菩薩，何以你又說他能見到？」

此事的講法有所不同。（彌勒菩薩很謙虛地回答：）你以為我是一生補處菩薩就一定會見到，他不是一生補處菩薩就一定不會見到？不是這樣講的。那個成佛菩薩之最後身的地位，是成佛的地位。成佛的地位也是因緣，如果智慧大，將來成佛的機會就會大。文殊菩薩與我，兩個比較起來，我與他都不知相差多遠，我望塵莫及！我一定要請教他。「我今當問」，現在我應當去問他；還有很多人也想問他，但那些想問的人，仍未能尋找到哪一個可以向他請問。

（有人覺得：）他們既然未能尋找到可問之人，就不應該提及他們。

話又不能這樣說，也要提及他們，提及他們可以引起大家都注意此事。

「爾時四眾及諸天龍鬼神等，咸作此念，

是佛光明神通之相，今當問誰？」

這些人一點把握都沒有，究竟應問誰？未有智力去尋找哪一位可以問，或者亂問；亂問即是「相視懷猶豫」，大家互相問，我問你，你問我。這樣可不可以？

不是不可以，但我相信不會解除大家的疑惑。於是就敘述一下，提及到一切大眾。講到一切之中，也應該有一、兩位學彌勒菩薩那樣，會猜到文殊菩薩吧？沒有，只是彌勒菩薩才猜到。

這一件難事，就可知道佛以神通力現此奇怪相，大有作用，我們不知道有何等作用，於是就請問。

「爾時彌勒菩薩欲自決疑，又觀四眾及諸天、

龍、鬼、神等眾會之心，而問文殊師利言：」

這段全部都是序文。是誰敘述的？經文沒有說是誰敘述，總之是有一個人敘述，那就別理他了。你如果是處處都去追究敘述者，那就麻煩了，這些是無關痛癢，你追尋又如何？不追尋又如何？

敘述是這樣講，又有一種人是必須要說出那個敘述者之名字，在佛教裡普通來講，人人都把阿難看成是一個敘述者。為什麼呢？他有說「如是我聞」，他什麼都聽聞到、都見到，就認為是阿難敘述了。

我們不必這樣認為，實在是後來有很多人追尋敘述，不是當時有其敘，用文字來敘述，是後來才有，從前最初的時候，哪有文字？使用文字之後，你就去追尋是誰敘述。老實對你說，無論你追尋那一個，都不會追尋到阿難身上。而你又偏偏要追尋到阿難身上。此事不錯都變成錯，絕無此理。

寧願你離開阿難，追尋到別處，那個雖然是錯，都有些接近。你一定要追尋到阿難身上，就可以決定你搞錯，一點接近都沒有。這個大家共錯，不是一個人錯，所以這個敘述的人，我們無須去追尋他。

彌勒菩薩發問，就是這樣講：

「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，世尊以何因緣而有此瑞？神通之相，

放大光明，照於東方萬八千土，悉見彼佛，國界莊嚴。」

這正是發問。講發問，就要提起那位菩薩的名字。那位菩薩名叫文殊師利，譯作妙吉祥。你又不必考究他為何名叫妙吉祥。

有人認為都可以講。

你若知道你就講吧，其實這個名字已很久遠，你又怎知道得很清楚？

「菩薩摩訶薩」就是大菩薩，在此中講，仍然是權教菩薩。彌勒菩薩都是權教菩薩，他將來成佛，當然是權教佛。釋迦佛也一樣，全部都是權。菩薩是權，佛也是權。要到何時才是實？這就快了，很快知道他是實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其實他是實菩薩，你就無須叫他做權教菩薩。」

不是呀！此事未曾講清楚，就一樣按照從前，按照從前就是權。

（有人又說：）如果按照從前，就連「權」字都不講。既然連「權」字都不講，你現在硬要叫他做權教菩薩，這是多麼冤枉呀？

不是呀！不過，這是以最後《法華經》的實教菩薩來講，不要被我們誤會，這就要前後分權實，而叫權教菩薩。不是那個人一定叫做權教菩薩，名目是權教菩薩。你不要很早就安立他是實教菩薩，知道很多事情。這就講不通。

如果文殊師利是實教菩薩，彌勒是不是實教菩薩？也是的。這就無話可說了，大家都是實教菩薩，講來做什麼？

（有人說：）在權教時代，大家可以做這樣的把戲。不過，我現在想問

你，這也應該有一點禮貌才可以。

彌勒菩薩現在也不是沒有禮貌，他口頭叫一聲「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，世尊以何因緣而有此瑞」？這就是禮貌。

（有人又說：）彌勒菩薩有這麼大的疑惑，但他坐在自己座位那裡一動也不動，其他人也各各都坐在本位，也是不動。他有所問，應該要站起來，亦應該到文殊菩薩面前，應該或合掌、或五體投地、或如何拜、如何跪，也要行若干禮。而他大模大樣，坐得遠遠，大聲疾呼：「喂！文殊師利，你是一個有知識的人，我要問你，世尊以何因緣而有此瑞？」

彌勒菩薩不會這樣粗聲粗氣，他是什麼人？大家是什麼人？

（有人又說：）「難道不要禮貌嗎？佛教裡雖然講一切都是假的，世俗萬樣皆是假的，不要看得太重，但是對禮貌也看得很重。若無禮，即是不恭敬，不恭敬即是對於那件事看得輕。」

彌勒菩薩現在對於此事並非看得輕，他很在意去追究。你又說他輕視此事，這一層說不過去。

（有人又說：）既然看得很重，他都不尊重嗎？他只是用口隨便叫一聲，講兩句就算。不應這樣隨便。如果是別人，簡直不理睬他，這樣的人不值得跟他講話。但你說「他不是普通人，他是大菩薩，心量大」。大菩薩量心大，亂來都可以嗎？

如果是這樣心量大，就不會亂來。

「何因緣而有此瑞」，這是正文，之前講「以何因緣而有此瑞」，是自己的疑惑。現在把自己的疑惑來問菩薩，又是同一句話問：佛為何現瑞相？

彌勒菩薩猜測來說，「是為不可思議」。這籠統的一句，是很有價值的名目。為不可思議，是我不知的，這個相就叫做「神通之相」，不是一種幻化相，不是一種什麼天時變態，也不會有其他的鬼神蠱惑，而是佛神通所現的相。既然是神通所現的相，我以為一定有所為。佛有所為，我就一概糊塗不知。文殊菩薩知道，我就問他這個相是怎樣的？

彌勒菩薩當然不是閉上眼睛，所以他見到佛「放大光明，照於東方萬八千土，悉見彼佛國界莊嚴」。

「彼佛國界」者，即是世界，「國」即是世界。「佛國界」的「界」字，就不是世界的界，這裡講明是國界，是世界中的分界。分什麼界？屬於佛國的就莊嚴，屬於眾生的就不莊嚴，這就分界。

佛世界即是佛境界，佛境界一一皆莊嚴。如果是「非佛境界」，天人都不夠莊嚴。那些阿鼻地獄，那些畜生、餓鬼等等，難道他們都莊嚴？難道全世界都莊嚴？如果全世界都莊嚴，地獄也莊嚴了。所以，只有屬於佛的才叫做莊嚴。我們見到的就是這樣。

（有人說：）你也要說不屬於佛的不莊嚴，你應該兩方面都講。

講話要這樣講的嗎？不必這麼累贅，我只講一方面也可以吧？限定要全部講完嗎？我說佛的就莊嚴，這樣就算了，不是佛的當然不莊嚴。

「悉見」者，這個「悉」字，講我們「盡見彼土六趣眾生」，「及聞諸佛」等等，是我們的「悉」，屬於能見。如果是佛國的「悉」，就屬於所見，就是盡見。能見，見於所見。

現在究竟是能見還是所見？兩樣都有，「悉見」是講全部在法會的人、天，所見就是佛國莊嚴與不莊嚴，全部都見到。

「悉見彼佛國界莊嚴」，這句在「佛」字那裡，作為半句，即是有句有讀，「悉見彼佛，國界莊嚴」。如果是籠統來講，就不應該要「莊嚴」兩個字，因為「莊嚴」兩個字屬於狹窄，而國界若屬於佛的境界就莊嚴，不屬於佛境界就非莊嚴，經文的意思是這樣。這個「莊嚴」是講權教淨土的莊嚴，不是實教淨土的莊嚴。

按照這樣講，這個佛世界莊嚴，眾生不莊嚴，又怎樣解釋？是不是離開那個世界呢？

不會離開，同是一個世界。

既然同是一個世界，何以又分開有莊嚴、有不莊嚴？

這是各自的果報，同在一個地方，並非他不莊嚴，就有礙於我們的莊嚴；我們的莊嚴就可以影響到他的不莊嚴亦變成莊嚴。不會這樣，絕對不會有這種情況。各住各位，你有你的不莊嚴，他有他的莊嚴。現在所講，就是講佛國莊嚴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你說一個世界裡，一部分的莊嚴屬狹窄，又不是整個國土莊嚴為佛國，這就是說，是一部分的境界屬於佛，就不能包括眾生及聲聞，連菩薩都不包括在內，即是各有各境。這就很混亂了。

其實並不混亂，佛教處處都講這些，即是各有境界；就好比我們人類那樣，坐在一起二、三百人，或二、三十人，或三、五個人，每個人各有境界，坐的地方相同，各人的境界就不同。哪些境界不同？我就說各樣都不同。真是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，是你的境界。人都尚且如是，何況佛與其他，亦復如是。所以之前說，因為有地獄等等，也有天龍八部，現在單單是講佛國莊嚴，未有離開各方世界。

（有人說：）那就講境界，別講世界。佛說境界即是世界。那麼，眾生境界算不算是世界？

也算。

佛的境界為世界，這就很廣大；眾生的境界廣大嗎？

是否廣大，就看他的境界是否廣大；你廣大就廣大，你不廣大就不廣大。即使是佛的境界，也不一定是以一個國家為境界，佛的境界很廣闊。這就不是國家都是境界，這是普遍的。所以，單單在這裡講，提出一句這樣的話，因為這句話表面上看，與上面所講是有衝突。

何以見得是衝突？上面所講的有地獄，這裡就講佛國莊嚴，你說是否衝突？

雖是衝突，但各有境界，就不會障礙，就叫做不衝突。

彌勒菩薩在長文中敘述自己所見，要問文殊菩薩。他只是講這幾句話嗎？不是！這裡從簡略的方面是這樣講，他志在偈頌那裡多講，不需要在長文中囉唆。

為何不在長文那裡囉唆？單單只向偈頌那裡多講？他歡喜這樣，講偈頌講多些，是好的修辭，好比中國人喜好寫詩，把詩句延長，詩興大發，起勁的寫，他的音韻又寫得好，就歡喜地寫。

偈頌是佛教徒所慣用，印度人都歡喜用，用慣了就用偈頌的文法來講話，是十二部經之一，長文也是十二部經之一，這都是各人歡喜的，在偈頌中講多些。

如果在偈頌中多講，長文就幾乎不講，只是問一下，都沒有講到那些事情，這些偈頌就不叫重頌，而是叫做孤起頌。為什麼呢？這些偈頌不依靠長文，也沒有長文可依靠，即使有長文一句、兩句，也不會有太多，而偈頌多了很多，豈有不是孤起頌？

彌勒菩薩用孤起頌來問，也是十二部經之一。這裡有三種文法，長文叫修多羅，重頌叫祇夜，孤起頌叫伽陀，這就分開三種文法。

《法華經》舊本的經文，在偈頌前有一句序文：「爾時彌勒菩薩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」。現在就把這句序文刪除就算了。經文是有這句，但講話之時絕對不會有，講話之時如果是有，就很累贅了。如何累贅呢？不妨講講這個累贅之處。「我彌勒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」，這句話是否應該講呢？不應該。不應該講你又講，豈有不是累贅？

（有人說：）文字上有講，在文字上你又不說他累贅？

文字是後來的人依文讀，結集經典的人就要記錄這幾句在內，就謂之序。這個序，沒有很大的礙處。若是自己講，就不會有這種事，這不只是累贅，簡直就是傻瓜。現在文字上和自己講，兩種都刪除這句，完全不提這句。

註：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，未經遠老法師修改，若有錯漏，以錄音為準。